



大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6 March 200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六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40

阿塞拜疆被占领土的局面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一年

2006 年 3 月 6 日亚美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2006 年 2 月 21 日和 2 月 24 日,阿塞拜疆常驻代表就霍贾里发生的悲剧致函联合国,信件作为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文件(A/60/686-S/2006/118 和 A/60/697-S/2006/128)分发。我谨此写信作为答复。

这两封信继续采取对我国进行歪曲和无端指控的一贯做法,轻而易举地忘记了那些年发生的事件在证人证词中有确切记载,其中包括阿塞拜疆籍证人(见附件)的证词。我国代表团此前多次反映这一问题,最近一次是在 A/59/743-S/2005/184 号文件中。报道和处理事件的阿塞拜疆人所作的叙述,揭示并明确表明了霍贾里悲剧的真相。事件发生几天后,当时的阿塞拜疆总统在 1992 年 3 月接受捷克记者 Jana Mazalova 采访时表示:“屠杀事件是人为操纵的。”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六十届会议议程项目 40 以及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阿尔缅·马尔季罗相(签名)



2006 年 3 月 6 日亚美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霍贾里事件的真相：来自阿塞拜疆方面的证据

霍贾里事件的发生距今已有 14 年，巴库官方一直顽固煽动反亚美尼亚狂热，其目的是伪造历史事实，试图将这些悲剧事件的罪责加诸亚美尼亚。

霍贾里事件导致多名平民死亡，这完全是阿塞拜疆政治阴谋和权力斗争所造成的。

作为事件参与者和目击者，阿塞拜疆人自己的叙述以及巴库那些了解事件全部真相的人们的叙述，令人信服地反映了事件发生的真实原因。

霍贾里同舒什和阿格达姆一样，同为主要据点，在 1991-92 年冬天的三个月里，从那里用大炮、导弹和攻击城市的发射器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首都斯捷潘纳克特连续进行残酷炮击。

因此，摧毁霍贾里的炮台，解救机场，这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确保其人口免遭阿塞拜疆斩尽杀绝的唯一求生办法。斯捷潘纳克特每天遭受来自霍贾里附近的炮击，数百名和平居民丧生，其中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

时任阿塞拜疆总统的阿亚兹·穆塔利博夫表示，“对霍贾里的攻击并非突然袭击。”^a 他在 1992 年接受俄罗斯报纸《独立报》采访时强调，“亚美尼亚人保留了一个供人们离开的通道。”^b 然而，一队平民在接近阿格达姆地区边界时，遭到阿塞拜疆民众阵线武装部队枪击。阿亚兹·穆塔利博夫后来证实了这一事实，但他把这一犯罪行为与反对派企图剥夺他的权力联系起来，把罪责全部推到反对派身上。穆塔利博夫在接受俄罗斯杂志《新时代》的采访时表示，“对霍贾里居民开枪一事显然是由企图控制阿塞拜疆的人组织的。”^c

根据阿塞拜疆记者 M·Safarogly 的说法，“霍贾里位居战略要冲。失去霍贾里对穆塔利博夫来说是一个政治灾难。”^d

此外，阿塞拜疆记者 Arif Yunusov 明确表示：“故意牺牲该城镇及其居民是出于防止阿塞拜疆民众阵线掌权这一政治目的。”^e 不过，阿塞拜疆人本身也在这里被指称为悲剧制造者。

众所周知，其他几名阿塞拜疆高级官员和记者也对霍贾里事件发表类似的评论和看法。

曾担任阿塞拜疆共和国最高委员会主席的坦默莱恩·卡耶拉夫见证说：“这一悲剧是阿塞拜疆当局作为，”具体地说，是由“某个身居高位者”所为。”^f

由于阿塞拜疆人的疏忽，捷克记者 Jana Mazalova 被分到参观尸体的两个记者代表小组中，她注意到两个大相径庭的情况。Mazalova 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到达

现场时，并没有看到任何残尸的痕迹。然而几天后，让记者们看到的却是“做过手脚”让人录像的遭损毁的尸体。

假如悲剧并非发生在被亚美尼亚人占领的村庄里，或并非发生在人道主义通道的途中，而是发生在阿格达姆附近，发生在阿塞拜疆人完全控制的领土上，那么，是谁杀害了霍贾里和平居民，而后又损毁他们的尸体呢？

阿塞拜疆独立摄影师 Chingiz Mustafaev 在 1992 年 2 月 28 日和 3 月 2 日拍摄了许多照片，他对阿塞拜疆的官方说法表示怀疑，因而自行开始调查。Mustafaev 就阿塞拜疆方面可能参与这些罪行向莫斯科新闻通讯社 D-Press 发回了第一篇报道，这位记者却因此而赔上性命：他在距离阿格达姆不远的地方被杀害，当时的情况至今无法说清。

阿塞拜疆前总统盖达尔·阿利耶夫本人承认，对于发生在霍贾里的事件，“阿塞拜疆前领导层是有罪的。”根据 Bilik-dunyasy 通讯社的说法，他早在 1992 年 4 月做过以下评论：“流血将对我们有利。我们不应干预事态发展。”任何人都清楚，流血事件对谁“有利。”Megapolis Express 的报道写道，“不容否认，假如阿塞拜疆民众阵线实际制定了意义深远的目标，这些目标已经实现了。穆塔利博夫已经受到伤害，而且被赶下台，世界舆论也受到震撼，阿塞拜疆人及其土耳其兄弟一直坚信阿塞拜疆人在霍贾里遭受所谓的种族灭绝。”^g

另有一个悲剧性细节。自事件发生以来，47 名亚美尼亚人在 2 月 26 日显然已经在“和平的”霍贾里被扣为人质，而阿塞拜疆大众媒体在“报道”这一悲剧时竟未提到这一事实。霍贾里解放后，在那里只找到 13 名人质（包括 6 名妇女和 1 名儿童），其他 34 名人质被阿塞拜疆人带到不明地点。对于他们的情况，人们只知道他们在行动之夜被带离村庄，但从未到达阿格达姆。关于他们最终发生什么事情，至今没有任何消息，也没有任何信息可以证实他们仍被阿塞拜疆人扣押。

鉴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杀害霍贾里村和平居民的行径是阿塞拜疆方面作为，他们以政治阴谋和权力斗争的名义，对本国人民犯下这一罪行。

注

^a 《火光》（杂志），1992 年第 14-15 期。

^b 《独立报》，1992 年 4 月 2 日。

^c 《新时代》，2001 年 3 月 6 日。

^d 《独立报》，1993 年 2 月。

^e 《明镜》（报纸），1992 年 7 月。

^f Mikhaliyat（报纸），1992 年 4 月 28 日。

^g Megapolis Express，1992 年第 17 期。